

奴心
海
如
卷



怒

第二集目次

- 第十一回 雄圖謀捲土浪女善更張……………密誓洩屬垣情人留表記
- 第十二回 慕狡童主僕同愛戀……………爭俊僕妻妾費周章
- 第十三回 互認螟蛉可恨婆娘無出產……………難爲蛤蟆坐看兒女結姻親
- 第十四回 拂袖相爭假依共命……………最衣有待寄拜成行
- 第十五回 賀喜筵又來撮合……………辦公處如此安排
- 第十六回 意見紛歧且捧媽媽玩票……………曲文深奧試教侑伶幫腔
- 第十七回 輕歌曼舞沸熱熾柔情……………飲泣吞聲淒清聞密語
- 第十八回 表射藝壯舉現英姿……………講嫖經冶游憐弱質
- 第十九回 破題兒啣盃勸酒忙裏偷閒……………可憐虫廢寢忘殮苦中作樂
- 第二十回 沉溺波遇冤孽捨肉到豪門……………發揮怒諦激英雄掉頭遊草澤



怒

第二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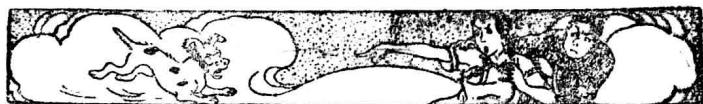
求幸福齋主著

第十一回 雄圖謀捲土浪女善更張 密誓洩屬垣情人留表記

這回書開始。著者且又趁個空閒。將周國虞這位如夫人和小丫環的來歷。敘上一敘。原來這位姨太太。是周國虞兩年前在八大胡同南班子裏娶的。民國以來。南花北植的很多。只要相貌不差。應酬很好。掙下點小小聲名。其結果總容易物色一個北京的闊老。嫁過去作姨太太的。無論嫁得長久不長久。或僅僅是湊一個好浴。這種從良的機會。總是很多。因為那時北京的闊老們。很時興向南班子裏娶一個蘇滬的妓女回家玩玩。政客們、軍官們、財閥們、相習成風。好似誰不討一個妓女作妾。便算是不闊。頂闊的人。幾乎每一年都得討一個新的人。舊的湊了浴去了。另有新



的來補缺。每人花個一萬和八千的身價。不算什麼。越是錢花得多。人討得多。越是闊名很大。因此大家起鬨着。把個妓女從良的身價。抬得行市極高。從前花上三四千元。已經是最高價了。後來竟飛漲到起碼是一萬。才能弄一個漂亮的人兒到手。而且那個人兒。恃寵居奇。還須附帶一些條件。第一、是不進大公館的門。不與大太太同居。必須另經營個精雅的小公館。另成一家門戶。第二、是小公館裏每月要支出一筆巨大的開消。起碼五百元到一二千元。其餘的竹槓在外。爲的是小公館的門房聽差。以及廚子老媽子小丫頭樣樣俱全。與大公館一樣的排場。所以這筆開銷萬不可少。第三、是老爺對於小公館裏常來不常來雖可聽便。但姨太太的行動。也須絕對聽其自由。因爲老爺在這金屋旣成的時候。固可仍然在窰子裏瞎混。預備物色未來的新姨太太。而姨太太也可在這時候



物色姘頭。以便將來湊浴過後也有現成的老爺來補缺。況且姨太太也自有她們的幫口。既然同一時期有許多妓女從良作姨太太。有許多小公館新建設成功。她們這許多人從前在窯子裏本來大家認識。嫁後便仍然是姊姊妹妹的互相來往。結成一個姨太太的大集團。像前清翰林公認同年認同科的一樣。大家輪流在各人的小公館裏聚會。聯絡感情。并且一致的向外間活動。足跡總不外夫酒樓戲館大飯店中央公園。那些公共場所。大家互相介紹。互相拉攏。替各人的老爺加工趕造一頂壓人不死的綠帽子。與老爺們互相在窯子裏請客作花頭。荐堂差的行徑相似。故此老爺們也絕對不便來向她們干涉。萬一不識相。硬要干涉一下。登時便要下堂求去。跑回到窯子中。以嫁過人的老資格。越發會紅起來。不愁沒有寬大頭再出加倍的身價來二次娶她。橫豎是多嫁一回有



多一回的好處。橫豎闊老們時時爭先恐後要向窰子裏娶人。縱然十七八嫁。也不怕銷場不旺。樂得先提這許多保障。姨太太特權的優越條件呢。周國虞在北京政界上。也算是個漂亮人物。當然不免常和朋友們在窰子裏辦些交際。又當然不免也須娶個窰姐兒作姨太太擺闊。他的這一位。在窰子裏原名叫芳君。出身于倡門世家。三歲時候。就由母親從吳江家鄉裏帶到上海。寄養在清和坊她大姨媽那裏。她大姨媽就是世代靠開窰子吃飯的。她母親也就在那裏當娘姨。後來她母親積攢了一些錢。自己另行開了一所堂子。因她母親夫家姓柳。身材又特別的瘦。外人送了她母親一個綽號。叫做柳樹精。這柳樹精經營倡業。很具手腕。四五年工夫。竟掙下幾萬元私財。芳君也就在這時候長大了。自幼嬌生慣養。是她母親獨一的愛女。長得雖也似母親一般瘦削。可是美麗苗條多了。



一個美貌小姑娘處在這種環境裏。縱然有些家財。也只好仍然承繼這份烟花衣鉢。但她母親因爲疼愛女兒。和手邊寬裕的兩個原因。倒并不想再靠賣女兒的皮肉掙錢。只打算在風月場中。找個機會。替女兒物色一個有財有貌的佳婿。所以芳君從十三歲當小先生出堂。差鋪房間起。絲毫未受過倡門中任何拘束。只把做生意當做隨意玩票消遣一般。高興做便做。不高興做便在家裏歇着。有靠得住的熟客和好客人。應酬一下。陌生的和摸不透的。便一律謝絕。并不斤斤計較到房間的開銷。和生意的賠賺上。只是她母親手面很大。認識的客人戶頭又多。再加上這芳君又真長得很俊俏。不必多費張羅。自有些場面上的朋友。和專花冤錢的急色兒。搶着進門來捧場。并且架子搭得愈大。嫖客們也一樣是長着一雙勢利眼。前來巴結偏愈加起勁。於是芳君在十四五歲上。竟大紅



特紅起來。有多少人肯拿出最高代價想要替她梳櫛。她母親卻把這選擇的自由。依然給與女兒。結果是由芳君自決。將幼女的身軀。獻給與某銀行買辦一個風流倜儻的大公子。代價出得并不甚高。只不過愛他是個小白臉罷了。在芳君的初意。是熱戀着這個開苞客人。很想就此嫁過去。白頭偕老。從一而終。無奈這個小白臉良心不好。仗着臉子白。學會了一點拆白行徑。騙了芳君一筆錢。不够揮霍的家裏。又另偷不出錢來。竟自把芳君遺棄。另和一個湊過好浴的老妓姘度去了。芳君受了這次大打擊。種種灰心。不由放浪形骸。另尋樂趣。跟着幾個壞姊妹。學起胡調來。年紀輕的人。掌不住舵。外間誘惑她的。又太多。她母親溺愛不明。又捨不得多管她。這一胡調。竟胡調得一塌糊塗。租小房子。姘戲子。上總會賭錢。結交流氓。拜老頭子。認十姊妹。沒一樣不要嘗試嘗試。用錢如用水的一



般。雖然名氣一天比一天大。進賬還是很多。但每節所賺總是不够還賬的。須要她母親另挖腰包賠墊。她母親苦勸過幾回。她只當做耳邊風。後來她母親蝕煞老本。賠錢賠得肉痛。竟被她活生生的氣死。她接受着她母親這份產業。自己也開起班子來。誰也不敢來管束她。規勸她。便越發似一個沒套籠頭的野馬。任着自己胡調脾氣。爲所欲爲。不到兩年工夫。就把她母親一生辛苦積攢下來的幾萬塊錢。賠得一文不剩。而且還拖下好幾千元的債。但此時她年紀已過二十。不是小閹脾氣了。閱歷經驗也有了。任什麼好玩的事情也玩過了玩膩了。芳心自驚也。自知前途可怕。大有改悔之意了。便重打過一副聰明算盤。以前種種。從此一筆勾銷。另圖補救。仗着自己年紀還不大老。倡門資格又深。痛改前非。總還好重張旗鼓。翻一回大本。便親到她母親生前幾個要好老姊妹那裏。垂涕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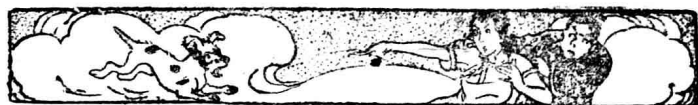
道先申述些回頭悔過之意。再則請她們仗義幫忙。替她了清目前債務。以便捲土重來。這些老阿姨。左不過還是些開窑子的。見她有此悔心。有此才貌。幫忙也不會白賠本的。便樂得做個人情。再借她一些資本。內中另有一位老阿姨。綽號叫白皮。在北京開了個積善堂南班子。生意很見隆盛。此時正到上海來接姑娘。便一半爲人一半爲己的替她出了個主意。請她不如到北京去開一埭碼頭。一切花費。都可代墊。并極力鋪張北京客業的好處。說給他聽。大凡上海有過大名氣的姑娘。只要肯去北京。萬無不紅之理。況且積善堂是北京南班子頂著名的第一家。差不多上海有大名氣的姑娘來到北京。總是在積善堂搭班。北京一般闊老。對於積善堂專住好姑娘。久已具有信用。所以好姑娘一到積善堂。與北京闊老也容易接近。由接近而發生關係。北京闊老頂肯花錢。因此就又容易



發財。像你這樣一個漂亮人物。我敢寫包字。在積善堂只消做一節。包就能還清四五千元的帶擋。另外還有富餘。說不定天緣湊巧。還藉此嫁着位大老官。一生享受榮華富貴不盡呢。芳君被白皮這一席話說動了心。便就言聽計從。隨白皮到北京去。動身的時節。排場還是很大。在上海預做了許多新衣服。買了許多化妝品和房間中的陳設品。臨行。又顧慮到一個人出遠門沒人照應。特將本家堂房兄弟柳春圍帶着作伴。又將自己三年前所買的一個小因名叫香玲的。也帶了一起走。本來她母親手下討人很多。死後因爲生意虧本。都一一轉押出去抵了賬了。只剩下這香玲。是芳君自己的錢買的人。很聰明。年紀又還小。所以芳君甚是疼愛她。一時一刻都離開她。這個小伴侶不得。到了北京。芳君連還賬帶路費。統共拿了白皮七八千元的帶擋。數目雖大。但究因芳君人很老練。與白



皮的交涉辦得很得法。并未把身體出契約押給白皮。只不過是個負債最多的搭班姑娘罷了。故而一切也還勉強自由。沒受那嚴重的束縛。在白皮一方面呢。肯先墊出這麼許多錢。一來是眼光遠大。看得準。芳君可以在北京做的紅。二來究與芳君死去的娘。有些舊交情。樂得做人情拉拔芳君一下。借錢的條件。除了利息訂成四分。并照普通班規拆賬以外。另有一項很重要的附件。是嫁人的身價銀子。必須與班主對平均分。若那一半仍是不敷還賬。身價必還須提高。譬如八千元的帶擋。嫁人時若講不妥一萬六千元起碼的身價。便絕對不能成交。就是以此數成交了。芳君也仍是毫無所得。須要一萬六千元以上。才略略有點實惠。照這樣看來。這條件實在比什麼都苛刻。押身體還有期限。限滿便可以不要錢。這個辦法卻并無期限限制。除非設法陸續先還清這筆本利。或是嫁人



竟嫁着一萬六千多元而自己拚着一個不要。實無其他解脫的妙法。憑芳君這個人。無論怎樣漂亮。要從生意上與班主對拆下來剩餘的錢。拔還此項巨大的賬目。以及嫁得一個肯出一萬六千多元身價的大闊老。都是極難之事。那麼。她被這條條件束縛。只好與白皮白做一輩子皮肉生涯。再休想逃出白皮的手掌心了。芳君是個在倡門中有經歷的人。也未嘗沒觀破此項毒計。但她敢于冒險嘗試的。第一、在顧全面子。不肯把身體押給人。只有白皮這條絕路可走。第二、她仗着執高人胆大。總以為能够遇着機會。可以先還清白皮這筆錢。她也未嘗打算完全拿嫁人的身價一萬六千多元孝敬白皮呢。此外她還有個志願。從今後她要學好了。幾年來歷受挫折。嘗徧世情。世界上什麼虛偽的詐騙的手法。她也通通領略過了。懺悔之下。由飛揚浮躁。一變為老成平淡。早已具下決心。承認



此次委屈接受白皮這種苛刻條件。是平生的奇恥大辱。是多年來不知自愛應得的懲罰。趁着自己還有幾年好生意可做。自信正正經經。小心謹慎的幹去。總可以從火坑中。自己把自己救出來。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。敗子回頭金不換。到北京打起精神來做生意。一點也不亂來。就此聲名高噪。生意好得非凡。又費盡苦心去巴結好客人。多抄小貨。括下來的錢。除了正當開消外。一個錢也不背胡花。每一節剩個一兩千元。統拿出來。拔還債項。不到兩年工夫。債已拔還一大半了。恰又遇着這位周國虞來招呼她。兩下感情頗算融洽。一打聽國虞的底細。也還不錯。便就動了從良之念。願意嫁給國虞。在談判身價時。她把自己的真實情況一點也不瞞哄國虞。祕密與國虞商妥。先不提從良的話。叫國虞先拿出三千多元。由她先把債項清了。隨從再由國虞另送給她一二千元。便隨隨便便



嫁到周家去。國虞既愛她儀態大方。又念她開誠相與。其意甚切。自願討這便宜。不過她與國虞也另訂有一種特別密件。小公館必須獨立門戶。每月開消必須要六百塊錢。有剩的是她的積蓄。若國虞另有大宗進項。隨時還要分給她三成。總之她的目的。無非是想多撈幾個錢。防備後來罷了。嫁的時候。白皮雖算上了她一個大當。但債務上本利無虧。也沒什麼可說。反轉來倒誇獎她有心胸。有志氣。將來必定有好日子過。至于她隨身的人。頭一個是小囡香玲。向來帶在身邊慣了。也絕對不忍叫她吃窩子飯。便就跟到周家。權當是小丫環。還有她堂弟柳春圃。因為認得一些字。向在積善堂賬房裏幫着寫賬。此時芳君也想替他找個正當職業。便也懇求國虞一并收留下。慢慢設法與他薦差事。總算積善堂白皮對于芳君。此次居然積下破天荒這樣一個大善。使她姊弟主僕三人俱已得



所。芳君到了周家後。小公館實在灰麵胡同。每月開消不缺。日子過得倒還舒服。平日閒着無事。雖也結交些在窯子裏相認識一樣嫁過人的女朋友。但於玩耍這一層。她已很有把握。絕不肯多浪費銀錢。更犯不着再花冤錢找個小白臉來白貼。就是居家一切。也諸從節省。租一所小四合房。門房裏用一個聽差兼帶打雜。上房裏僱一個南邊娘姨兼帶燒飯煮菜。小丫環香玲做些零碎不大吃力的事情。柳春圃不久在崇文門稅局找着了一份小差事。仍留在小公館裏東廂房住宿。順便也好幫着照料一些事務。香玲和娘姨便睡在西廂房裏。倒也調度得甚爲經濟。這幾天那娘姨有點旁的私事。告了個短假。不想就遇着這樣一個小朱成來。鬧出這兩小無猜的活把戲。當芳君姨太太初見朱成的時候。原是空空洞洞無所容心。只不過念這小孩子還能討人喜歡。順口說一聲下次再來。



玩玩。等到第二次閒談。越談越有興趣。并且冷眼裏瞧出香玲和朱成二人互戀的痕迹。及香玲緊跟了朱成出來。芳君心裏明白。他們必定是到西屋裏談體己的話兒去了。不知怎樣。心裏也癢癢的。很想聽聽他們談的是些什麼樣甜蜜的話。幾次忍捺不住。終於輕移細步。像做賊的一般。悄悄走到西廂房窗戶外。極力屏着聲息。偷聽一個真切。那知聽到了極動心的所在。自己心裏竟緊張得如有小鹿兒在內中亂闖。忽的呼吸不靈。不覺咳出一聲嗽來。這聲嗽。固然把裏面一對小情人嚇了一大跳。就是窗外聽壁脚的人。也登時驚慌失措。不住的懊悔。悔不該無端攪亂了他們美滿的情景。自己是過於殘暴了。恐怕他們走出來。見了面有些內愧。便趕緊逃也似的回到上房。猶如作賊心虛的一般。兀自還是心跳不止。那屋裏面的兩個人呢。到底還是香玲膽大些。自恃平日太太待她很